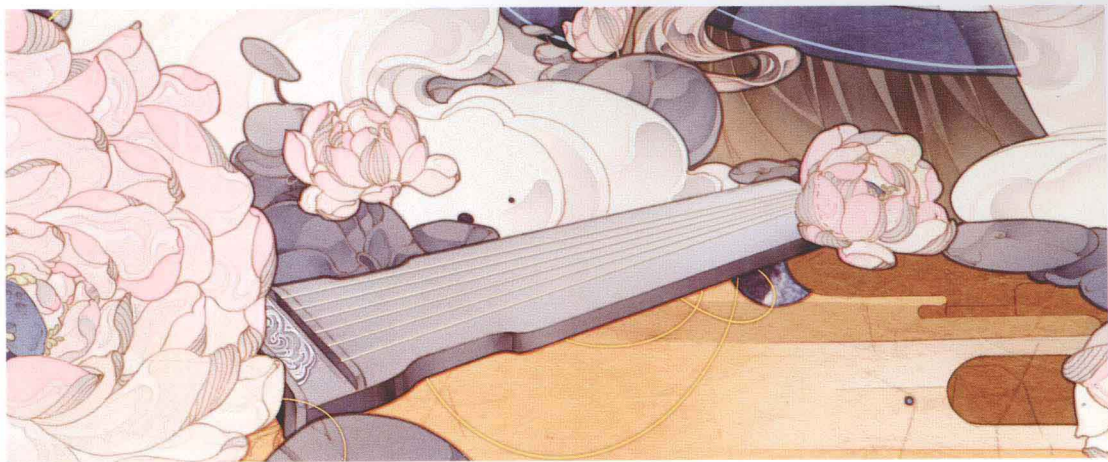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卷

纵使情深

奈何缘浅

不悔相思

执手白头

所有的初相见，  
都抵不过长相守。

# 思 傾 城

颜月溪 / 著

第三卷

# 鬼 傾 城

颜月溪 / 著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  
作 者 颜月溪  
责任编辑 王振华  
特约编辑 侯佳佳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42.75  
字 数 45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  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三卷

# 鬼 傾 城

颜月溪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  
作 者 颜月溪  
责任编辑 王振华  
特约编辑 侯佳佳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42.75  
字 数 45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  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但得佳人锦绣心，何须绝色思倾城。

# 思 傾 城

## 目 录

5

### 第一章

奈何缘浅，不悔相思

59

### 第二章

只缘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

74

### 第三章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

93

### 第四章

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

128

### 第五章

东风恶，欢情薄

159

### 第六章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

196

### 第七章

但使有情成眷属，不辞辛苦作慈航

## 奈何缘浅，不悔相思

这一年正月里，宇文啸风的侍妾茜雪生了一个男孩。紧跟着，宇文逸风的婚期将近，齐王府张灯结彩开始筹备三公子的婚事。一个晴朗的良辰佳日，凤藻终于如愿以偿嫁进齐王府。新房里红烛高烧，却只有她一个人独坐。宇文逸风去应酬宾客了，还没有回来。

想到以后就可以和自己的意中人朝夕相对，一起生活，凤藻心中既兴奋又有些忐忑。一会儿宇文逸风回来了，该怎么办？是否就是照着母亲吩咐的那样，喝过合卺酒之后，就伺候丈夫宽衣？凤藻脸上有些发烧。宽衣之后做什么，母亲说得支支吾吾，只嘱咐她一切都要听她丈夫的。

宇文长风见宇文逸风喝得有点多，劝他道：“别再喝了，也该回房去看看新娘了。”宇文逸风却不理会，一杯一杯地喝个不停。宇文长风只得摇头。宇文啸风向郗子祈递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向众人提个醒，不要把宇文逸风灌醉了。

瓔瓔和溪月在另一室陪着女眷们饮宴。瓔瓔觉得有些无趣，独自到花园里散步。月亮刚升起来，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去。宇文逸风成亲了，瓔瓔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惆怅，如今这府里未婚嫁的只剩她一人。他们再也不会陪她玩，她再也不可以和他们亲昵得像兄弟姐妹，毕竟她已经十六岁，而且她终究是个外姓人。

依稀记得那时，长风和逸风都还没有娶妻，这样的春夜，他们常常坐在齐王府的高台上眺望花园的美景。瓔瓔会吹笛子，她的笛声悠扬宛转，常令听者如痴如醉。

那兄弟两人开玩笑地说，将来要替瓔瓔招赘一个夫婿，这样她就可以永远留在齐王府。那时她尚年幼，不知道招赘是什么意思。如今她懂事了，却知道他们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瓔瓔走过齐王府花园长长的回廊，登上高台坐下，从怀中摸出竹笛，放在唇边吹起来。这里离宾客云集的前堂有一段距离，她的笛声不至于引起众人的注意。

月下吹笛，如泣如诉，笛音的每一声都像在诉说心事，晚风吹起她的衣裙，飘飘欲仙。她吹了一会儿，叹息了一声。

“你有很多心事吗？”一个声音打断了瓔瓔的思绪，瓔瓔回望了一眼，却见一个华服少年站在她身后。

那俊秀的眉目似曾相识，她想了想，终于想起来他是上元灯节那天在皇城中寂寞独坐的公子襄。

“是你呀？我刚才在前堂怎么没看到你？”瓔瓔问了一句。

公子襄走到她身畔坐下，道：“我不喜欢热闹，坐在角落里，你自然看不到我，你们府里这花园不错。”

瓔瓔叹息了一声，她一直把这里当成家，可这里终究不是她真正的家。

“我是寻着你的笛声过来的，你有心事？”公子襄侧着脸问瓔瓔。

瓔瓔淡然道：“除了木头人，谁会没有心事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人人都有心事。”他低头叹了口气，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从袖子里拿出那天她送他的荷包，笑道，“你这个荷包里的东西很好吃，我都吃完了。”

璆璆瞥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留着我的荷包干吗？”

公子襄一愣，讷讷道：“我看绣得挺好看，就没扔，是你自己绣的？”

“我不爱绣这些东西，是我姐姐绣的。”璆璆从贴身的荷包里抓了一把杏仁来吃。

“哦，你姐姐就是齐王的侧妃菊夫人吧。”公子襄看到璆璆吃杏仁，他也想吃，又不好意思到她手里去拿。璆璆看出他的心思，嫣然一笑，伸手给他，他拿了几颗放到嘴里咬。

“你在家是不是除了一日三餐别的什么都不能吃？”璆璆笑着问。

公子襄点点头道：“我父王对我很严厉，他请了几个师傅教我六艺，不许我有丝毫差错。除了太学，我很少外出，从来也没有打过猎，父王怕我被马踢了。这两年，他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因此有邀约饮宴的时候，就让我替他出面。我到别人府上做客，喜欢各处看看，老是在一处坐着，没趣得很。”

璆璆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幽幽道：“我和你也差不多，没有别人领着，我也不能出门。想出去玩，还得央着这个求着那个，看他们心情好不好，能不能带我出去。”

“我不喜欢热闹，本来今天不打算到齐王府来喝喜酒，让管家送来贺礼就算了，但是一想没准能见到你，我就来了。”公子襄直言不讳道。

璆璆诧异地瞥了他一眼，有点脸红，嘀咕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能见到我？”

公子襄得意地一笑。“你那时不是说过，金銮殿的小皇帝比你矮两辈，所以我猜你是宇文家的人。”

宇文家的人，这几个字深深刺痛了璆璆的心。她多么希望自己是这家的女儿，而不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儿。公子襄见她垂首不语，似乎又在想心事，试探地问：“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”

瓊瓊摇摇头，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见我干什么？”

公子襄一愣，也有点不好意思。

自从那时在皇城里见过她，他心里常常想起她，觉得她非常可爱，又非常亲切。刚才他远远看见她坐在高台上吹笛，风吹起她的衣裙，就好像乘风的仙子一般，似乎只要风再大一点，她就会随风起舞。一年过去了，她和那时一样，只不过比那时更美。

“我觉得你有点像我母亲。”公子襄望着天边的月亮，自言自语。

瓊瓊一愣，皱着眉问：“什么？”

公子襄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，自语道：“我母亲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已经记不清她的脸，只记得她对我很好，很温柔，总是拿好吃的东西给我吃。她去世之后，再也没人对我那么好。”他有些伤感，俊秀的脸上有着难解的惆怅。

“你我同病相怜，我三岁就没有了父母。姐姐把我带进齐王府，齐王府的人对我也好，可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迟早要离开这里。”瓊瓊叹息道，落寞地看着远方。

公子襄点点头，不知怎么，他能体会她的心情，明白她的烦恼。

“咱们溜出去玩吧？”瓊瓊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。

“溜出去？怎么溜？”公子襄不解地问。

“这府里忙于宴客，谁也不会注意到少了两个人。我们只要悄悄地走到大门口，吩咐车夫带我们出去，不就可以了。”瓊瓊歪着脑袋笑道。

公子襄撇撇嘴道：“说得容易，我府里的车夫才不会带我乱跑。”

“我们府里有啊，我可以和车夫说。”瓊瓊胸有成竹道。

“你不是说没人带着，你不能出府吗？”公子襄仍有些犹豫。

“笨蛋，你不是人吗？穿着这样华丽，一看就是府里的贵客，谁敢怠慢。我们去秦淮河看看画舫和灯影也好，那里可热闹了。”瓊瓊莞尔一笑，似乎在笑公子襄一点急智也没有。公子襄听她说得热闹，有些心动，见她从高台上站

起来，也跟着站起来。

“说走就走，到了门口，你可不许反悔。” 璎璎嘱咐了一句。

公子襄点点头。两人一起往齐王府大门走去，果然这一路并没有什么人问他们的去向。

直到上了马车，璎璎才笑出声。“你刚才为什么要紧张地抓我的手，第一次撒谎害怕了呀？”

公子襄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道：“我是怕你撒了谎会害怕。”

“你才害怕呢，我经常撒谎，撒谎没什么可怕，只要你把自己的谎话当成真的，别人也就会当真。” 璎璎噘着嘴，反击道。

“真的？” 公子襄侧目看了她一眼，神情中有一丝笑谑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撒个谎试试。比如，你说你刚才抓我的手，不是因为害怕。” 璎璎笑道。

公子襄聪明无比，当然听出她是拿话故意绕他，笑道：“我那就是真话，不是撒谎。”

璎璎歪着脑袋看了他一眼，忽然觉得他看着她的眼神有点奇怪，起码这府里的几位公子看她的眼神就不是这样，倒有点像长风看着溪月的目光。她瞪了他一眼。

“你瞪我干吗？眼睛不舒服啊？”

“是不舒服，你有药啊？” 璎璎回敬了一句。

“我又不是大夫，哪来的药。”

“没药你问什么，我眼睛真要是不舒服，你也治不了啊。” 璎璎笑着说。她喜欢跟他说话，看他答不上来的无奈表情。

公子襄移了视线，两人沉默着。到了秦淮河之后，两人前后下了马车，璎璎吩咐车夫在某处等着，他们要到处逛逛。

“我牵着你吧，不然你走丢了，齐王府问我要人，我可担待不起。” 公子襄笑道。

璎璎白了他一眼，诡异一笑道：“你得了吧，又撒谎，你明明是头一回来秦淮河，怕自己走丢了。你知道吗，你一撒谎，眼睛就会发绿光。”

公子襄忍俊不禁，道：“你又拐着弯骂我，眼睛发绿光的是狼好不好。”

璎璎向他耸耸鼻子，伸手去牵着他的手。

两人一路走一路吃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璎璎想，他要是我哥哥多好，三凤成亲了，他可以陪我玩。虽然他没有三凤那么多古怪想法、那么有趣，但也是个不错的玩伴。

公子襄想的却是，父王前些天和姨娘说，要替他物色一门亲事，与其娶一个连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女人，还不如娶眼前这个姑娘。她这么可爱，又这么有趣，有她陪着他，他就算在府里待着哪儿也不能去，只怕也不会闷。

“程姑娘——”公子襄叫了璎璎一声。

“你知道我姓程？”璎璎正吃着糖葫芦，侧望了他一眼。

“我知道。”公子襄笑了一笑。

“哦，有什么事？”璎璎问。

“那个……”他想了想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她有没有许配人家，只得掩饰道，“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，出来太久，府里人该找我们了。”

璎璎想了想，点了下头。两人携手离去。

回到齐王府，公子襄直接上了自家马车。璎璎转身进了府门，公子襄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一动，下车叫住她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璎璎疑惑地问了一句。

“没有了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叫司马襄。”公子襄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。

“我知道啊，别人都叫你公子襄，不然，你以为我会跟一个没名没姓的人一起去逛秦淮河？你要是把我谋害了，我们府里怎么找你算账啊。”璎璎嘻嘻一笑。

“那个……”公子襄似乎有什么话，又难以启齿。

璎璎慧黠一笑。“快点回家去吧。不然你父王一准要唠叨你，罚你抄三字经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”

公子襄看着她清丽的笑颜，有点如痴如醉，握了一下她的小手。璎璎脸上—红，甩开他的手，飞快地跑开了。公子襄的嘴角泛起笑意。

直到跑回自己的住处，璎璎的心仍然扑通扑通直跳。那傻小子到底想说什么呢？难道他要对自己表白，可他们才见过三次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对自己表白呢？他要是真表白了，她该怎么办？璎璎心里有点乱。尽管她聪明剔透，可毕竟只有十六岁。

送走了所有的宾客，溪月跟着宇文长风一道回竹雨斋。路过醉风轩时，却看到宇文逸风正倚在轩中，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打瞌睡。夫妻俩从他身旁经过，宇文逸风忽然开口道：“二哥，我可以跟二嫂说几句话吗？”两人见宇文逸风有几分醉意，面面相觑。

溪月握紧丈夫的手，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和他分开。宇文长风知道三弟是想单独和溪月说话，思忖片刻，放开了溪月的手。

溪月—急，要跟着他去，他却淡淡—笑，道：“我先回去等你，你跟三弟不要说太久。”

溪月不安地看着宇文逸风的脸色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宇文逸风笑谑道：“他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难道我还能怎么你。”

“三弟，你喝多了。”溪月温和地说，试图从他手里夺过酒壶。

“喝多了，我心里才不会难受。”宇文逸风颓然地说，把酒壶扔到了醉风轩外的湖里。

溪月当然明白他的惆怅，她新婚的那—夜也是这么难过，虽然时过境迁，但她并没有忘记当时的心情。一个女子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无依无靠。好在那时宇文长风对她—直很温柔，她才渐渐不再难过。

“时间久了，就好了。”

“会吗？”

“看你怎么想，如果你硬要别扭，那也没辙。既来之则安之。”

“算了，你走吧，其实你的情况和我不同。你那时心里已经有他，可是你自己没有发觉，后来相处久了，才渐渐发现了这一点。”宇文逸风叹息了一声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溪月倒有些好奇了。

“是你自己告诉我的，难道你忘了？”他凝望着她寒星般的美目，似乎想看看她的反应。她却只淡然地嗯了一声，没想到他能记得她说过的话。

溪月要转身而去，宇文逸风突然走上前抱了她一下。溪月吓了一跳，却听他道：“别怕，我只抱你这一回。”就在溪月发愣的时候，他放开她，转身走了。

溪月回到竹雨斋时，看到宇文长风穿着宽大的长衫倚在床边看书。她走上前，从他手里抽走书，笑道：“看不进去又何必看？心不在焉，满脑子胡思乱想，也不怕愧对先贤。”

宇文长风好笑地看着她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看不进去？”

“你要是看得进去，怎么把书拿反了？”溪月笑道。

宇文长风一愣，道：“没拿反啊。”

溪月又是一笑，点着他心口道：“你这里心不诚，看书进不了脑子。”

宇文长风抱住她，笑道：“你真聪明！”他并没有追问她和逸风说了些什么，既然她轻松地回来了，他就什么都不必问。

宇文逸风回到新房时已是深夜，凤藻听到他的脚步声，心里一惊，想站起来相迎，又记起母亲的嘱咐，等他掀了盖头，她才能动。他不掀盖头，她只能坐着。

婢女和喜娘端着合巹酒进来，宇文逸风按着喜娘的吩咐拿起秤杆挑开了凤藻的盖头。婢女们递上酒杯，他一仰脖子就把酒喝完了，酒杯扔到玉盘里。婢女瞥了凤藻一眼，却不敢多言语，凤藻拿起另一杯喝下了酒。她不会让任何人看她的笑话。

婢女们退下之后，凤藻脱掉厚重的吉服，换上便装，一转身，看到宇文逸

风已经躺倒在喜床上。他大概是喝醉了，连衣服也不脱，和衣而睡。凤藻走过去，轻摇了下他的肩，他却丝毫没有醒来的意思。她没办法，帮他脱下鞋，让他舒服地躺在床上。

她坐在床边凝望着他的面容，他睡着了，帅气的脸仍是那么好看，她忍不住想亲他一下，却觉得不好意思。在她看来，这是新婚之夜男人应该做的，她是女子，为什么要这么主动去亲近他。可是他睡着了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他又怎么可能和她亲热一番呢。

凤藻犹豫片刻，不知道是不是该像母亲说的那样，替他宽衣。她试探着把手伸向他的衣襟，他没有动，于是她轻轻解开他的衣带，可费了半天力气也没脱掉他的外袍。她正想再努力一次，他却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她。

凤藻明白了，他没有睡，只是不想理她，不愿和她亲近才故意装睡。那一刻，她满腹委屈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，可是她忍住了，叹息了一声。她躺到床上，盖好被子，累了一天，她需要好好睡上一觉，然后才能去想以后的事。

凤藻睡了一会儿，忽然有点不甘心，悄悄掀开被子，轻轻在宇文逸风脸颊上一吻。这回她满意了，想着他忍到抓狂的样子，差点就要笑出声。只是她不知道宇文逸风此时已经睡着了。

新婚才刚刚开始，宇文逸风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冷淡，成亲以前凤藻还忍得，成亲后凤藻觉得越来越委屈。他偶尔也和她说话，可就是不像一个丈夫对妻子，不仅不宠爱，连一般的亲密举动都没有。他没抱过她，也没亲过她，更别说夫妻间更亲密的事。

每天晚上，他都直挺挺地躺在她身边，什么亲密的表示也没有。有两回，她主动去抱他，却被他推开。“你别碰我！”他的话语是那么无情，凤藻顿时泪水四溢，可是他不理，他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眼泪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凤藻终于忍不住了，推搡了宇文逸风一下。宇文逸风没理她，她不依不饶，试图扳过他身子。

宇文逸风索性坐起来，一脸厌烦道：“我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，从

头到尾，一直是你缠着我。你想嫁给我，可以啊，我不是已经娶了你，你还想怎样！”

凤藻委屈万分，含着泪道：“你……你怎能说这样的话？这门婚事又不是我定的，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，你这样讨厌我？”

宇文逸风见她神情凄楚，反倒有些后悔，轻叹道：“你没错，只是你我欠缺缘分，这辈子注定只能这样。”

凤藻抬起泪眼望着他，见他也是一脸幽怨，忍不住道：“可是我们已经成亲了，这难道还不是缘分，是你不愿好好待我罢了。”

宇文逸风长出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躺了下去，漠然道：“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事是什么？是别人逼着我做我不愿做的事。我想你也明白得很，我之所以会娶你，是为了郗家和宇文家联姻。我可以给你妻子的名分，可是你别指望要更多。”

“我没有想要更多，但既然你明媒正娶把我娶进门，总得像个丈夫的样子，把我当成你的妻子。我不指望你对我像你二哥对溪月那般疼爱，可总得说得过去吧。”凤藻噘着小嘴，抹去脸上的泪。

“什么样才叫说得过去？”宇文逸风没好气地眯缝着眼睛。

“你是男人，难道这些还不明白？你只要看看哥哥们是怎么对待嫂子的，就知道了。”凤藻眼珠一转说道。

宇文逸风冷哼了一声，被她气得想笑，可怎么也笑不出。

“你这样的女人可真是少有。”他闭上眼睛不看她。

她反驳道：“少有才珍贵，给你遇上了算你的福气。木已成舟，你不要我也不行，不然你休了我试试。”

果然他睁开眼睛，斜望着她，道：“你还别激我，以为我不敢？”

“你敢，你敢行了吧。你休了我，我就去死，我死给你看。”凤藻媚然一笑，猫着身子紧紧贴在他身边。

他向外让了让，她也跟过去，他刚想坐起来，她却抢先一步枕在他身上，